

University of Wollongong

Research Online

Faculty of Law, Humanities and the Arts -
Papers (Archive)

Faculty of Arts, Social Sciences & Humanities

1-1-2017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cultural components in an Australian classroom

Xiaoping Gao

University of Wollongong, xiaoping@uow.edu.au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ro.uow.edu.au/lhapapers>



Part of the [Arts and Humanities Commons](#), and the [Law Commons](#)

Research Online is the open access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for the University of Wollongong.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contact the UOW Library: research-pubs@uow.edu.au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cultural components in an Australian classroom

Abstract

Culture and language are intertwined with each other. Understanding the target language culture has long been one of the central goals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learning. However, there remains considerable scope for exploring how to integrate cultural components into second language teaching practice. This paper first reinforces the role of culture in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and language pedagogy in the international arena. It focuses on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and the cultural components in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class in Australia. Surveys with Chinese teachers and their students in Australian schools and universities show that the explicit explanation of cultural elements embedded in linguistic units is an effective way to enhance adult learners' awareness of cultural differences, to motivate them to continue their study, and to strengthen their mastery of lexicon and pragmatic components. Social activities and interactions reflecting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are most favored by school learners.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should integrate culturally-embedded tasks into their teaching. Comparisons of Chinese with students' native language as well as cultural components need to be included in the curriculum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teacher training programs.

Keywords

language:, australian, foreign, chinese, components, cultural, classroom

Disciplines

Arts and Humanities | Law

Publication Details

Gao, X. (2017).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cultural components in an Australian classroom. *Chinese Language Globalization Studies*, 9 37-47.

在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因素

---以澳大利亚汉语课堂为例

(澳大利亚) 高小平

提要:文化与语言密不可分,虽然了解目的语文化很久以来被视为第二语言教学的终极目标之一,但如何如何将文化教学融入语言教学当中还有极大的研究空间。本文首先简要介绍文化在全球外语教学中的地位,然后,然后在介绍澳大利亚汉语教育概括的基础上,着重探讨在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因素、澳大利亚汉语课堂中的文化教学策略及其对学习者的影响。研究发现,教师有意识的显性文化教学能更有效地提高成年学习者的文化意识,激发其学习动机,有助于学生掌握词汇、语用等富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语言成分,而寓教于乐的社会文化活动则更深受中小学生的喜爱。文章建议突出汉外语言文化对比的显性文化教学和突出文化差异的任务型设计及教学互动应被纳入国际汉语教师师资培训课程当中。

关键词:在外文化教学;澳大利亚的汉语教学;国际汉语教师培训;第二语言教学法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Cultural Components in Australian classrooms

(Australia) Xiaoping Gao

Abstract:

Culture and language are intertwined with each other. Understanding the target language culture has long been one of the central goals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learning. However, there remains considerable scope for exploring how to integrate cultural components into second language teaching practice. This paper first reinforces the role of culture in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and language pedagogy in the international arena. It focuses on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and the cultural components in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class in Australia. Surveys with Chinese teachers and their students in Australian schools and universities show that the explicit explanation of cultural elements embedded in linguistic units is an effective way to enhance adult learners' awareness of cultural differences, to motivate them to continue their study, and to strengthen their mastery of lexicon and pragmatic components. Social activities and interactions reflecting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are most favoured by school learners.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should integrate culturally-embedded tasks into their teaching. Comparisons of Chinese with students' native language as well as cultural components need to be included in the curriculum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teacher training programs.

Keywords: Cultural components;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Chinese teaching in Australia,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一、引言

文化与语言相互交织、密不可分。然而,在第二语言(二语)教学研究领域中,文化因素似乎渐渐淡出了研究者的视线。作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二语教学领域主要研究学习者第二语言的发展及其影响因素,以及教师如何运用新颖的教学方法有效提升教学效果,加速二语学习进程。该领域的核心学术期刊多发展与语言学、语言教学、或二语习得相关的实证研究。这种现象的出现大抵可归为以下几个的原因:第一,第二语言教学是一个交叉性学科,需要从其他传统学科如文学、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认知语言理论,行为理论、教育学等汲取营养。学科确立的基础需要有坚实的理论基础,科学缜密的研究方法,而从这些实验性很强的学科中学习各种定量、定性的研究方法,是推

动二语教学学科化的重要条件。第二，第二语言教学学科领域是基于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文化与特定族群有关，使用英语的国家（如英国、美国、印度、澳大利亚、新加坡）往往有不同的文化，难以划一，因此二语教学只能抓共性，撇开文化谈语言。第三，语言是形式载体，文化是语言所要表达的内容。对文化内容的传授理解往往需要更多目的语词汇，对语言能力有限的初学者来说，文化学习常须借助于其母语，在二语环境下母语混杂的班级，文化教学往往被推迟到中级以后进行，或仅以专有名词等形式体现在教材当中。第四，语法分析规律性强，掌握以后可以一当十，触类旁通。而文化博大精深、包罗万象，似乎无所不在，无所不包。而对文化因素的理解多靠教师的引领，往往见仁见智，差异性较大，没有一定之规，也难以用条条框框加以规范。最后，文化对外语教学的影响也许已不言而喻了。早在 19 世纪末开展外语教学较早的美国，了解目的语文化就被视为外语学习的终极目标 (Kitao, 1991)。诚然，缺少对文化的深入理解，就很难真正驾驭一种语言。在传统外语教学中，文化教学的主要内容包括学习富有目的语文化特色的语言成分 (Jespersen 1904, 引自 Kitao, 1991)。而在当前汉语教育国际化的新形势下，在国际汉语教学中谈文化是否需要作为一种新常态呢？

本文认为，在这样的国际大背景下，我们有必要重申文化在二语教学中的作用，不是简单重复，而是赋予它新的内涵。众所周知，文化因素在语言教学中的体现往往依语境、教学目的、教学对象而不同，文化教学也需要以不同方式呈现。例如，早在上世纪 70 年代，文化教学被作为美国外语教学的两个重要目标之一 (Lafayette, 1975; Kitao, 1991)。当时，文化教学的目标是增进二语学习者对目的语文化、对母语使用者及其国家的了解，培养学习者与目的语母语使用者交流的能力。当前，文化依然是美国外语教学协会的外语教学五大目标之一（即，交流、文化、连接、对比、和社区）(<http://www.actfl.org>)。在欧洲，跨文化交际被作为当前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中语言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具有三个基本特征：知识、技能、和态度，反映了拥有不同文化的人群之间的关系 (Council of Europe, 2015)。在澳大利亚，跨文化语言教学被作为一种新的教学法加以提出，该教学法以文化作为语言教学的核心，以双语者作为语言教学的目标与规范 (Liddicoat, Crozet, Jansen and Schmidt, 1997; Liddicoat & Crozet, 2000)。

在国内的对外汉语教学领域，文化开始是作为语言传播的内容与目标贯穿于教学之中的。例如，上世纪 50 年代由朱德熙与张荪芬为罗马尼亚学生编写的中国第一部对外汉语教材——《汉语教科书》，虽以语法为纲，但在课文的编选上，突出了中国文学、文化特色的内容，选编了诗歌、散文、寓言、成语、小说、剧本和政论文等反映中国社会的文体，其目的是使学习者通过语言学习了解中国社会。直到上世纪 90 年代，才有学者关注对外汉语课堂中的文化教学（张英，1994），之后，不少探讨文化教学因素、教学策略等问题的专著相继问世（董树人，1995；胡明扬，1993；李晓琪，2006；周思源，1997；姚小平，2006；卢伟，1996；周健，2004；张英，1994，2004，2006；赵宏勃，2005；赵明，2013），这些研究对推动国内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语言环境和学生的文化背景截然不同，在目的语环境下行之有效的方法、理论，在外语环境下未必完全奏效。因此，在海外外语课堂中的文化因素还有极大的探讨空间，尤其是澳大利亚（简称，澳洲）汉语课堂教学中的文化教学还几乎未有涉猎，鉴于此，本文将首先简要分析在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因素，然后在介绍澳大利亚汉语教育概括的基础上，探讨澳洲汉语课堂中的文化教学策略及其对学习者的影响。最后，文章就如何将文化教学有效纳入国际汉语教学对国际汉语教师和师资培养者提出几点建议。

二、 在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因素

（一）文化的定义

文化可以说包罗万象，是个相当难定义的概念，它至少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将文化定义为：“广义的文化是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总和。狭义的文化专指语言、文学、艺术及一切意识形态在内的精神产品。”而目前被学术界广泛采用的广义的文化定义为，文化是指社会群体所共同拥有、并代代传承的知识、经验、宗教、信仰、价值观、态度、等级、观念、器物等的总和 (<http://www.tamu.edu/faculty/choudhury/culture.html>)。欧盟将文化定义为特定国家和地区人们的行为在社会生活中的结构性表现 (Council of Europe, 2015)。狭义的定义多强调文化与语言水乳交融、密不可分的关系，二者构成经验领域的合一整体 (Kramsch, 1991; Hinkel, 1999)。

自 2013 起，中国政府大力加强国际文化交流活动，努力提升中国文化在全球的影响力。与这些从内而外的纯文化宣传不同，本文着重探讨在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因素。

（二）文化作为在外汉语教学的内容

在传统教学模式中，文化一般被作为教学的内容纳入教学大纲和教材。汉语教师会有意识地将富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内容编入教材或列入教学内容当中。在一些高校，开设有中国文化专题科目（如中国文化、中国小说、文学和电影等），在汉语作为外语的教学中，文化因素主要体现在教材或教科书中出现的文化内容（如诗歌，小说，寓言，神话，传说，民间传说和历史故事等），这些材料被当作阐释文化现象的媒介，被作为了解中国文化的一个窗口。因为如果不了解时代背景、作家的生活环境包括政治、历史、经济、社会背景，学习者就无法完全读懂文章的内容。但是受到学习者汉语水平的限制，在外汉语教学中，文化内容一般需要教师借助学生的母语来完成。

（三）文化作为在外汉语教学的手段

文化可以作为语言教学的一种辅助手段。教师可以对汉语与学习者母语中隐含的文化特色的语言成分进行明确地比较，例如，词汇、语序、语用表达、成语、俗语等，简要的对比说明可有助于培养学习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词汇是凸显文化特色的语言单位。今年是羊年，但西方媒体或社团对羊年的英文翻译五花八门，很多人纠结于“羊”到底应该翻译成绵羊（sheep）还是山羊（goat），有人甚至还考察了十二生肖出现时，中国人多牧养的是绵羊还是山羊，结果发现，当时的北方有山羊而南方有绵羊，有人建议，干脆采用音译‘yang’而不作意译。其实，只要对汉语词语结构作个简单解释就可解决这个问题，即汉语的词语侧重于大类，而非英文中特指的某一小类。羊，包括各种具有羊属性的动物，如 ram, ewes, lamb, sheep, goat, 这里强调的是他们之间共性，而非差异或个性。当学颜色词时，教师需解释不同颜色在英汉两种语言中的联想义、隐含义，这可有助于帮助学习者准确理解运用所学词语进行交际。

语序是另一个富有文化特色的语言类别，它反映了母语使用者特定的认知顺序。汉英语序在时空顺序上、概念表达上有很大差异（Tai, 1985），包括句法结构中，为什么汉语的语序相对固定，状语总是出现在动词之前，这些都有其文化特色。很多学生学到的第一句汉语是“你好吗？”，他们认为这是对“How are you?”的准确翻译，就连有些教师也这样教。这时，有必要告诉学生，中国人在问好时一般只说“你好”，是陈述句，希望对方很好而非询问，如果真想对熟人表达询问，应该用“你怎么样？”，“你还好吗？”，即使对浅显词语的解释，也需要教师对学生母语及目的语的文化有深刻的理解。

文化也反映在语用表达和交际策略中。例如传统的汉语寒暄问候语“吃了吗？”的解释可以写成一本专著（张英，1994），蕴含文化差异的语言表达几乎体现在每一个语言单位、每一节课中，从家庭结构亲属称谓的词语到表人际关系的称谓，有差异就有文化，差异之处就体现了文化特色。语用研究表明，英语和汉语母语者在表达称赞、恭维、歉意、拒绝时采用不同的语用表达策略（如，Gu, 1990; Chen, 1993; Chen & Yang, 2010）。为什么中国人总喜欢问年龄，这是因为传统上，中国人需要根据对方年龄来判断如何称呼对方。为什么中国人喜欢用职务来称呼对方？为什么在介绍家人时总是先说男后说女，先长后幼，还不包括宠物狗和猫什么的？对问题的回答，无不借助于阐述两种语言的文化差异。学生在学习语言的同时，也获取了对中国文化知识的了解。简要介绍两种母语使用者不同的语用策略，可以帮助学习者有效掌握目的语及文化，避免步入文化误区。

（四）文化作为在外汉语教学的媒介

文化不单单包含在语言之中，也可通过其他社会活动来展现，作为语言教学的媒介。例如，汉语教师常创造各种机会，通过组织有中国特色的文化活动让学习者体验中国文化（例如，写书法、画国画、唱中国歌、跳中国舞、做中国菜、剪纸、编中国结等），这些文化活动让学习者感到新奇，可以调动他们的学习积极性，如果教师可以适当地使用汉语来教授各种活动，让学生沉浸在汉语的环境中参与活动，可以让学生在活动文化知识的同时提高其汉语表达能力。

三、 澳洲的汉语教育

（一）澳洲中文教育概况

华人来澳可追溯到 1848-1853 的“淘金热”，当时主要是广东福建一带的华人到金矿作契约劳工，之后随着殖民政府推行限制有色人种的“白澳”政策，很多华人因被迫缴纳高额“人头税”而离境。1909 年，在维多利亚州首府墨尔本出现了澳洲最早的中文学校，主要是周末补习性质，以培养华人子弟的中文兴趣、传承中华文化为目的（刘芸芸，2009）。直至 20 世纪 70 年代，随着澳大利亚移民政策的调整以及多元文化机制的确立，大批东南亚、香港和台湾地区的华人移居澳洲，一些非营利性华侨联合会也应运而生，周末中文学校成为其附属的一部分，以满足华人子弟继续接受中文教育的需要，70 年代初成立的墨尔本侨友会中文学校便是其中较早的一所。

澳大利亚公立学校的中文教育中起步较晚，上世纪六十年代始于维多利亚州墨尔本，新南威尔士、南澳、西澳、昆士兰和塔斯马尼亚州也相继开设了汉语课程，当时，主要是社区办的周末补习学校，谈不上正规教育。随着中国的开放和澳洲移民政策的放宽，来自中国移民数量的增多，特别是随着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地位的提高，从 1991 年到 2012 年，澳洲政府发布了 5 项语言政策推广以中文为首的亚洲语言与文化（见，Liddicoat, 2013），学习中文的学生人数逐渐增加，但开设中文课的公立中小学数量依然有限，学生构成以华人为主，汉语母语教师占大多数。

澳洲的教育体制为州或地区负责制，各州的学制、教学大纲、甚至对教师资格的要求均有差异，澳洲联邦政府教育部对中小学生学习外语没有硬性规定，由各州视情况而定，有的州或地区采用 7/5 年制教育（即小学 7 年、中学 5 年），有的采用 6/6 年制（即小学、中学各 6 年）。小学从 5 岁到 6 岁入学接受义务教育，课程包括英语、数学、科学、社会和环境研究（包括历史、地理）、电脑、音乐、美术、健康及体育，但一般由一位老师负责教授所有课程，虽有大纲，但无固定教材，具体所教内容有教师根据学生水平自行选择，只有有条件的小学才会开设外语课。虽然国家联邦教育部于 2013 完成并出台的中文教学大纲，但对所用教材、需要掌握的词汇语法等没有严格的规定。

高中课程设置灵活多样，所学科目大致可划分为八类：英语、数学、科学、社会与环境学、外语、艺术、科技工艺及应用、和健康教育与体育，只有英语为必修科目。学生一般一年需学习 5 门课，从 11 年级起，学生可选修自己感兴趣的科目作为高考预备课程，平时成绩计入高考总成绩，占 50%。不同学校根据师资条件，开设不同的外语课，不同语种的老师之间存在争取生源的竞争，本土学生与有汉语背景的华裔之间，也存在不平等竞争，同时因为学习汉语所花时间比其他语言要多，因此在高考中选汉语的学生人数减少。

（二）澳洲的中文教学

澳大利亚因各州的教育体制不同，教学状况略有差异，本文将以中文教育开展较早的维多利亚州为例。2014 年，维多利亚 1440 所的公立学校中有 77.1% 教授英语之外的其他语言，选修人数占 57.5%，学中文的中小学生总人数达 52,061 人，占选修外语学生人数的 15.4%，仅次于意大利语、日语和印尼语，位列第四。在六门常学外语中，印尼语、日语、和汉语项目增长最快，2014 年，223 所中小学即 180 所小学（20.4%），51 所中学（18.4%）开设了 231 个中文项目，外加 21 个远程教育项目，比 2013 年增加了 35 个，在所有外语中增加最快。学中文的小学生总人数为 39,994 人，占有 18 种外语学习人数的 17.7%，略低于排在第三的印尼语（18%），但远高于排在第五位的法语（8.5%）。这些公立学校共有教师 221 名，承担者教授近四万名学生的任务，他们的平均课时为每周 50 多分钟，从 15 分到 300 分钟不等。在中学，学习外语的总人数在 7 年级（相当于中国的初一）时为 90.8%，但到 12 年级时，锐降到 6.7%。中文 7 年级学生有 3,497 名，12 年级学生只有 405 名，其中包括中文为第一语言的学生。尽管如此，完成高中 4 个单元中文课的学生人数为 1,415 名（中文为第一语言者，640 名，中文为第二语言者，初级 508 名，高级 267 名），为各种外语生毕业人数之首，远高于居于第二位的法语（628 名）（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nd Training, State Government Victoria）

在澳大利亚 40 所大学中，目前开设中文专业或中文课的有 29 所，多于日语（27 所）、意大利语（25 所）、印度尼西亚语（23 所）、法语（22 所）和西班牙语（18 所）（Dunne and Pavlyshyn,

2014)。然而,从选修汉语的澳洲学生人数上来看,却远远落在法语、西班牙语、甚至日语之后,原因是对母语为英语的学习者来说,学好汉语所需时间长,尤其是汉字难学,开设中文课的中学数量有限,影响了中学生在大学的专业选择,因此,大部分学生是进入大学之后才开始学中文的零起点生。

五、澳大利亚汉语课堂中的文化教学策略

(一) 中小学汉语课堂中的文化教学策略

文化教学策略需因教学目标、教学对象、教学条件而异。对于澳大利亚中小学来说,虽然澳洲联邦教育部2013年出台了中文教学大纲,给中文教师提供了规范性的指导,但对教材的选取、教学方法的运用都没有明确规定,完全由教师本人决定,有相当大的灵活度。例如,墨尔本半岛中学的周晓康老师采用吟唱歌谣的方式教授来中文课(如,周晓康,2010),而有的新南威尔士州的中小学老师则采用多媒体软件,通过教学生做手工、做中国菜、组织表演、参观有中国特色的景点、展览等来吸引更多学生学习中文。根据一项问卷调查显示,这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文化活动深受中小学生学习中文的热情(Gao, 2014)。

(二) 高校汉语课堂中的文化因素

澳大利亚各高校在教学目标、教材选取上都有独立性和自由度。文化因素也以不同的方式被纳入汉语教学中,从选编有文化知识点的教材,到明确剖析语言点中蕴含的文化信息,从组织长短期中国留学项目、沉浸式课程,到帮学生与中文母语者组成语伴运用网络视频进行交流。也有大学使用多媒体网络平台设计模拟真实场景,让学生在网游中习得汉语(Huang and Grant, 2010)。我的一项问卷调查显示,包含英文注释、介绍文化热点、文化差异的教材,深受大学生欢迎(Gao, 2014)。如《中文听说读写》以学生母语为出发点,明确对比汉英两种语言中所包含的不同文化信息(e.g., Yao & Liu, 2009),许多学生表示自己学习汉语便是出于对这种文化差异的好奇。如汉字对母语为英语的学生来说是个难点,但根据汉字的形音义编成故事、顺口溜,便可将难点转化成学生的兴趣点,编故事本身需要蕴含汉语以形表意的文化信息在里面,这让学生对汉字和中国文化相当着迷。凸显文化差异的任务型设计和互动可让学生意识到两种语言在词汇、语法和语用上的差异,帮助其提高语用表达能力。例如,在组织去朋友家做客的角色扮演中,教师可安排不同组的学生分别拜访中式家庭、西式家庭、和自己朋友家,让学生有意识地体会对朋友家人、父母称谓的差异,教师还可选取反映相关内容的中文视频让学生感受真实的交际情景,既练习了所学词汇和语法,又帮助学生理解了汉英在词汇、语法结构、语用及文化上的差异,提高了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避免现实交际中尴尬局面的出现。

六、对国际汉语教师与汉语国际教育师资培训的启示

研究表明,教师的教学理念往往受到他们所体验的文化与价值观的影响,教师的教学实践又与学习者的学习成果有着密切的联系(e.g., Richardson, Anders, Tidwell, and Lloyd, 1991). 将文化教学视为语言教学的核心,对在外汉语教学实践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对国际汉语教师及师资培训工作有一定的启示。

1. 教师需了解汉语与目的语文化之间的差异。在这方面,汉语母语教师与本土二语教师正好形成互补。汉语教师有汉语语感和丰富的汉文化知识,能够准确理解把握汉语中所包含的文化内涵,但是缺乏对目的语语言与文化的了解,因此对文化差异不敏感。本土教师对汉英文化的差异比较敏感,但由于受到语言知识和汉语水平的限制,在准确分析介绍文化差异上存在困难,因此,多借助于组织各类社会文化活动来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国际汉语教师应当增加对目的语(包括语言、语用)和文化的了解,如能配合本土二语教师一起工作,将会达到更加理解的教学效果。

2. 教师应将文化作为语言的一部分来教授，而不是作为语言的附属品。教师需要善于发现汉语与学生母语中有差异的语言成分，或者激发学生去发现，在教材或教学中明确地加以解释差异的原因。教师需要选编能够激发学生对中国文化发生兴趣的教材，让学生在练习中体验文化差异，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

3. 教师需要把跨文化的理念带入现代教学法中，以语言教学形式服务于文化核心内容。例如，在设计课堂活动和教学任务时，教师可以将文化差异作为信息查，让学生在完成任务过程中自己发现体验两种文化的差异，教师需在教学反馈中明确阐明两种文化的异同，确保学生表达上的准确恰当。

4. 汉语与目的语及其文化的对比应当被列入国际汉语教师师资培训教学大纲。汉语国际教育是个全球性的事业，正如吴应辉教授所说：汉语国际传播研究需“放眼全球视野，把握国别特色”（2013, p. 150）。汉语教师志愿者在赴海外教学前，最好能对赴任国的语言、文化有个基本的了解，方能使在外汉语教学更加行之有效。师资培训应包含如何设计突出文化差异的交际任务等培训内容，使教师运用有效的方法教授有文化特色的内容。

5. 国际汉语教师和学者需就文化教学开展实证性学术研究，将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结合起来，将跨文化教学法提升到新的理论高度。这些研究成果将会丰富二语教学的相关理论，特别是在发现学生在习得语言的同时如何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方面，还有广阔的研究空间。

总之，文化植根于语言之中，语言是文化传承、传播的最重要的工具与载体。文化因素应当在语言教学中予以重视，与新的教学方法、教学手段相结合，作为教学的辅助手段与方法，而不仅仅是语言反映的内容。汉语国际教师应当有意识地培养自身的文化差异意识，善于发现不同语言所反映出的文化差异，将其体系化，明确列入教学日程。在运用任务型教学法时，教师应利用文化差异作为信息差，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和对目的语文化的兴趣，从而提高教学效果。

参考文献

- 董淑慧 (2006) 朱德熙、张荪芬编著《汉语教科书》评介，《世界汉语教学》，第2期。
- 董树人 (1995) 《也谈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世界汉语教学》，第2期。
- 高小平 (2014) 澳大利亚汉语教师志愿者的必备素质与培养策略，《国际汉语教育人才培养论丛》，第4辑。
- 胡明扬 (1993) 对外汉语教学中文化因素，《语言教学及研究》，第4期。
- 胡芸芸 (2009) 澳大利亚华文教育发展状况及原因分析，《八桂侨刊》，第2期。
- 李晓琪 (2006) 《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
- 吕俞辉，张和生，李晓梅 (2015) 澳大利亚中文学校汉语教学情况调查，《云南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
- 吴应辉 (2013) 《汉语国际传播研究理论与方法》，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 周思源 (1997) 《对外汉语教学与文化》。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 姚小平 (2006) 《语言文化十讲》。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卢伟 (1996) 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因素研究述评，《世界汉语教学》，第2期。
- 周健 (2004) 论对外汉语教学中文化教学及教师的双文化意识，《语言与翻译》，第1期。
- 张英 (1994) 论对外汉语文化教学，《汉语学习》，第1期。
- 张英 (2004) 对外汉语文化教材研究兼论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等级大纲建设，《汉语学习》，第1期。
- 张英 (2006) 对外汉语文化因素与文化知识教学研究，《汉语学习》，第6期。
- 周晓康 (2010) 《晓康歌谣学文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赵宏勃 (2005) 对外汉语文化教材编写初探，《语言文字应用》，第9期。
- 赵明 (2013) 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的误区和目标，《云南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
- Australian curriculum, assessment and reporting authority (2013) Australian Curriculum: Languages Chinese http://www.acara.edu.au/verve/_resources/F-10_Australian_Curriculum_Languages_-_revised_Chinese_-_Nov_2013.pdf. 2013. Accessed on January 10, 2014.
- Chen, R. (1993) Responding to compliments: A contrastive study of politeness strategies between American English and Chinese speakers. *Journal of Pragmatics*, 20 (1): 49-75.
- Chen, R. & Yang, D. (2010) Responding to compliments in Chinese: Has it changed? *Journal of Pragmatics*, 42 (7): 1951-1963.
- Cook, H. (2015) Chinese Teacher Training Centre to close after Education Department ends funding, *The Age*, February 4, 2015.
- Council of Europe, Developing the international dimension in teaching - A practical instruction for teachers. http://www.coe.int/t/dg4/Linguistic/Source/Guide_dimintercult_EN.pdf. Accessed on January 10, 2015.
- Culture definition. <http://www.tamu.edu/faculty/choudhury/culture.html>, Accessed on January 10, 2015.

-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nd Training of State Government Victoria (2014) Languages Provision in Victorian Government Schools, <http://www.education.vic.gov.au/Documents/school/teachers/teachingresources/discipline/languages/Languages%20Provision%20in%20Victorian%20Government%20Schools.%202014.pdf>, Assessed on November 10, 2015.
- Gao, X. (2014) "Motivations, learning activities and challenges: Learning Mandarin Chinese in Australia." In Travis, C. Haijek, J. Nettelbeck, C., Backmann, E. & Lloyd-Smith, A. (ed.) *Practices and Policies; Current research i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education*. Selected proceedings of the second national Languages and Cultures Network for Australian Universities Colloquium. 169-192.
- Grant, S., & Huang, H. (2010). The integration of an online 3D virtual learning environment into formal classroom-based undergraduate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curriculum. *Journal of Technology and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1 (1), 2-13.
- Gu, Y. (1990) Politeness phenomenon in modern Chinese. *Journal of Pragmatics*, 14 (2), 237-257.
- Hinkel, E. (ed.) (1999) *Culture in second language teaching and learni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uang, H., & Grant, S. (2010) 不出国门的文化浸入和语言学习 —— “第二人生”作为汉语语言文化教学平台实例分析. Cultural Immersion and Language Study Without Leaving Home: A Case Study of Second Life as a Platform for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Teaching. In Y. Hui (Ed.), 国际汉语教学实践与思考: 第八届国际汉语教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选集 (Practice and Contemplation on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as an International Language – 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8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inese Language Pedagogy). Beijing: 外语教学研究出版社 The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 Jespersen, ?. (1904) *How to teach a foreign language*. London: Allen A. Urwin.
- Kitao, K. (1991) Teaching Culture in FL Instruc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Doshida Studies in English*, (52 & 53), 1-12.
- Kramsch, C. (1991) Culture in language learning: A view from the States. In de Bot, K., Ginsberg, R. B. & Kramsch, C. (ed.), *Foreign language research in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17 -240.
- Lafayette, R. C. (1975) Culture: An individual instruction option." In Gritner, F. M. (ed.), *Student motivation and foreign language teacher*. Skokie, IL: National Textbook. 81-94.
- Liddicoat, A. J. and Crozet, C.. (ed.) (2000) Teaching language, teaching cultures. *Applied Linguist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
- Liddicoat, A. J., Crozet, C., Jansen, L. M. & Schmidt, G. (1997) The role of language learning in academic education: An overview. *Australian 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 20 (2):19-32.
- Orton, J. (2008)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in Australian schools, *Melbourne: Th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 Orton, J., Tee, J., Gong, J., McCulloch, J. Zhao, Y. & McRae, D.. (2012) Profiles of Chinese Language Programs in Victorian Schools, Chinese Teacher Training Centre, Th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Accessed on June 30 2014.
- Premier of Victoria. <http://www.premier.vic.gov.au/media-centre/media-releases/6888-coalition-government-launches-language-education-vision.html>. 2013. Assessed on October 10 2014.
- Richardson, V., Anders, P., Tidwell, D., & Lloyd, C. (199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chers' beliefs and practices in reading comprehension.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Journal*, 28: 559-586.
- Tai, J. (1985) Temporal sequence and word order in Chinese. In Haiman, J. (ed.) *Iconicity in syntax*.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49-72.
- Yao, T. & Liu, Y. (2009) Integrated Chinese (中文听说读写), Level 1/Part 1; 3rd Edition Textbook (Simplified Character Edition). Boston: Cheng & Tsui Company Inc..

作者简介

高小平博士，澳大利亚伍伦贡大学人文社会学院讲师，研究兴趣包括第二语言习得，跨文化交际，汉语教学语法，国际汉语教师师资教育。联系方式: xiaoping@uow.edu.au。